

滴水集

DI QUAN JI - LIHUA'S ART LIFE

李桦的艺术历程（上）

主编：李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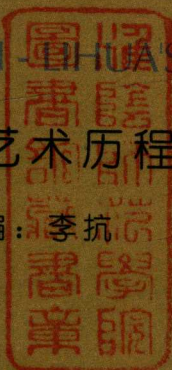
1438857

滴泉集

DI QUAN JI - LI HUA'S ART LIFE

李桦的艺术历程（上）

主编：李抗



淮阴师院图书馆1438857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 录

滴泉集——李桦的艺术历程（上册）

总序

- | | | |
|-----|-------------|-------|
| 006 | 忘怀篇 | 李桦/文 |
| 014 | 我与木刻艺术 | 李桦/文 |
| 018 | 渴求光明的斗士——李桦 | 徐婵娟/文 |
-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 | | | |
|-----|--------------------|-------|
| 032 | 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 | 艾青/文 |
| 036 | 山城书 | |
| | ——与李桦谈艺术创作并及水墨画问题 | 芦荻/文 |
| 040 | 李桦与“现代版画会” | 池重文/文 |
| 046 | 北平学运中的李桦同志 | 侯一民/文 |
| 050 | 炸弹和旗帜 | |
| | ——李桦的上海时期 | 张作明/文 |
| 058 | 从新兴版画运动谈起 | |
| | ——访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教授 | 周建/文 |
| 062 | “各呈薄技度人生” | |
| | ——介绍李桦同志的中国画《天桥人物》 | 龚产兴/文 |
| 064 | 我与徐悲鸿先生 | 李桦/文 |
-

20世纪5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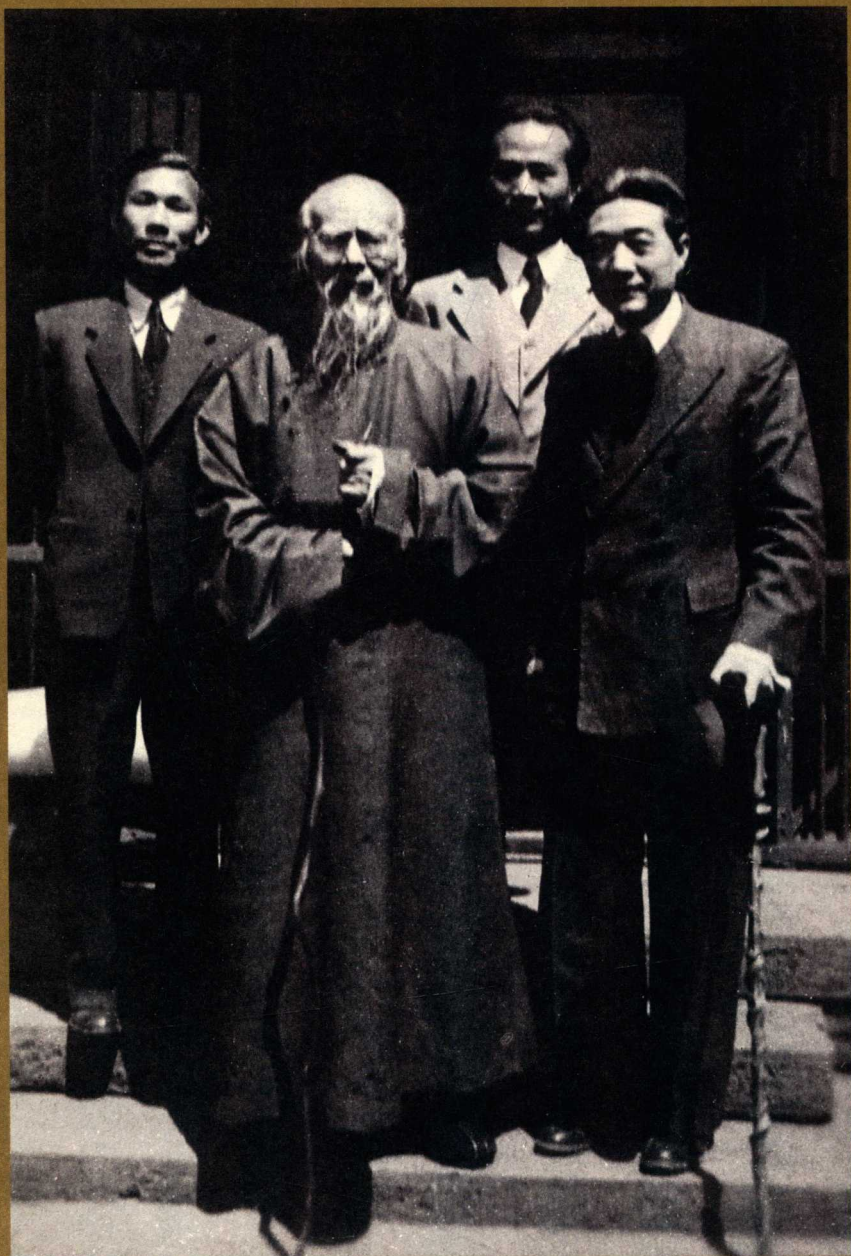
- | | | |
|-----|------------|----------|
| 114 | 美术教育家李桦 | 张作明/文 |
| 120 | 记李桦老师 | 羊里（杨澧）/文 |
| 124 | 高山仰止 | 李桦/文 |
| 126 | 关于西屋 | 李桦/文 |
| 128 | 记《现代版画》出版事 | 李桦/文 |



一切人格和艺术的赞美，只有李桦当之无愧。

——黄永玉

谨以此纪念李桦先生诞辰105周年



前排齐白石、徐悲鸿，后排李桦、吴作人拍摄于1948年。

前言

李 抗/文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作为新兴木刻的核心人物，李桦先生是不遗余力发展木刻艺术的先驱者之一。他积极组织创立“现代版画创作会”木刻社团，出版有关木刻理论和作品的刊物《现代版画》等，培养了大批青年木刻家。解放后又在中央美院组建了版画系并担任中国版画家协会首任主席，培养了众多的版画艺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李桦之所以被称为新木刻运动的核心人物，不仅在于他卓越的制作技艺、强烈的视觉表现力、丰富的艺术语言，更在于他那渴求光明的战斗精神：一种群体性的创作观念——关怀现实。正是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得李桦的作品更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1年，适逢新兴木刻运动80周年、李桦先生诞辰104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优秀的木刻艺术先驱者，回顾其艺术历程及成就，由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先生策划，李桦先生家属（外孙女）王尽晖女士与北京荣宝斋、安徽美术出版社等共同合作，编制此书。

书中作品图片、生活照片、文字资料均源于王尽晖女士提供。其中绝大部分作品、生活照片资料为第一次公开露面。本书编辑参阅了李桦先生生前所出版的画册及文字资料，对其作品进行系统化梳理，以年代、题材及风格为节点进行细致划分，除收录了李桦先生部分经典版画作品之外，还呈现了画家的大量素描速写、水墨作品、创作手稿等1000多幅，这也是此书区别于李桦先生以往的相关画册的呈现角度。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每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展示了李桦先生丰富的创作经历及全面的艺术成就，更使广大艺术爱好者从为人、从艺、教书育人等诸多方面对这位版画艺术大师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目 录

滴泉集——李桦的艺术历程（上册）

总序

- | | | |
|-----|-------------|-------|
| 006 | 忘怀篇 | 李桦/文 |
| 014 | 我与木刻艺术 | 李桦/文 |
| 018 | 渴求光明的斗士——李桦 | 徐婵娟/文 |
-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 | | | |
|-----|--------------------|-------|
| 032 | 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 | 艾青/文 |
| 036 | 山城书 | |
| | ——与李桦谈艺术创作并及水墨画问题 | 芦荻/文 |
| 040 | 李桦与“现代版画会” | 池重文/文 |
| 046 | 北平学运中的李桦同志 | 侯一民/文 |
| 050 | 炸弹和旗帜 | |
| | ——李桦的上海时期 | 张作明/文 |
| 058 | 从新兴版画运动谈起 | |
| | ——访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教授 | 周建/文 |
| 062 | “各呈薄技度人生” | |
| | ——介绍李桦同志的中国画《天桥人物》 | 龚产兴/文 |
| 064 | 我与徐悲鸿先生 | 李桦/文 |
-

20世纪50年代

- | | | |
|-----|------------|----------|
| 114 | 美术教育家李桦 | 张作明/文 |
| 120 | 记李桦老师 | 羊里（杨澧）/文 |
| 124 | 高山仰止 | 李桦/文 |
| 126 | 关于西屋 | 李桦/文 |
| 128 | 记《现代版画》出版事 | 李桦/文 |

滴水集



李桦的艺术历程

总序

忘怀篇

李 桦/文

我曾自编一旧作画集，题为“忘怀集”。自序云：“此乃余欲忘怀，而不能忘于怀者。”对于过去的的生活，也难免有同感，因写此《忘怀篇》。

身世

我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今属广州市）的一个破落商人的家庭。自叹不是书香之家，我却从小就喜欢读书、画画。曾遭家人的白眼，说这样爱画“公仔”的小孩，有何出息。我在家里，除母亲外，别人对我都是不大有好感的，使我逐渐养成一种孤僻的性格。

我家原籍是石井的大冈乡，那里有“李氏宗祠”，大概是个大族，但我从来没有回去探望过。自祖父到广州经商之后，我们这一支就成了城里人，和农村的宗族便逐渐疏远了。祖父进城做“茶居”生意，发了财，成了暴发户，家境似乎很不错。我出生时，他已去世，只知道他有四个侍妾，生了十二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但是这样的封建大家庭，并不是三代同堂。祖父去世前已分了家，儿子们各分得一座祖居，坐落在同一条街上，各自独立门户；过年过节及婚丧大事，则有往来。父亲名健松，字秀峰，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小儿子。一家七口，最初借着遗产，还能过着小康的生活。

似乎父亲青年时期也从事过举子之业，但未得到一点功名。他读书不成，又不能肩挑背负，缺乏谋生的本领，守业已感困难，更无兴家发迹之望。大概分家后，他独自经营过一片瓷器铺，因不会管事，为掌柜所骗。掌柜从中贪污，店铺逐渐亏本，终至倒闭。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从此家道中落。此后母亲常典当些陪嫁的装奁，凑些钱，让父亲去做点小买卖，也都失败了，因此父母之间时常为了生活而吵架。这在我童年的心灵中投下了暗影。



1\20世纪30年代照片。李桦、唐英伟等



2\李桦年轻时照片



3\1983年5月摄于广州。(前)冯钢百、胡根天、(后)赵世铭、李桦。

童年的暗影

母亲最疼爱我，但我的幸福童年是非常短暂的。自我初懂事时起，一家七口的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最初在街道的一家卷烟厂领点零活来干，学着别人在木板上用手卷纸烟；又在家里糊纸盒，但赚钱不多；最后凑了一点钱买来一部缝纫机，做缝军衣的活。这种缝纫活干得比较长，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在油灯下伴着母亲车衣到深夜，不觉中熟睡在母亲身旁的情景。

一个人的性格是天赋的吧，但有一部分也许是在后天形成的。我生下来时，母亲缺奶，又没钱请奶娘，是食代乳粉养大的，因此发育不良，身体瘦弱，个子甚小。这影响到自己不敢和别人比，从小就不爱玩，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性格。母亲也许因我不淘气，又是最小，所以特别疼爱我，但并不溺爱。她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时常用《三字经》教导我，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她不让我和街头巷尾的顽童玩，说会学坏的。她最恨孩子们爱吃懒做，常把轻微的家务交给我们兄姊去做，但从来不打骂我们。童年的家庭生活很朴素，我总觉得愉快的日子是不多的。

求学的苦恼

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认为七口之家，坐食山空，必须有人出去赚钱，才能维持家计。于是她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供大儿子上一所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圣心书院，希望他学得一点本事，能在洋行做个雇员。这种职业，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很值得羡慕的，因为既可免受时局的影响，又能收入港币。但是其余几个儿女，便难得有老大的幸运了。

我八岁时在本街的私塾启蒙。母亲知道读私塾是没有用的，半年后便送我进番禺县立高等小学，但只有短短的三年。在这三年中，我学到了些语文、算术、英语、史地、图画、体操等基本课程。我所能接受的就是这点点正式教育了。从这时起，我对图画特别感兴趣，我把能够收集到的一些带图画的书本都藏在自己的抽屉里，偷偷地背着人学画。记得其中有一本是我表姊从香港带回来送给我的一家外国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里面有许多好看的彩色图像，如穿上漂亮时装的人物、钟表、首饰、家具、糕点、玩具等等，它竟成了我童年的宝贝。12岁高小毕业时，同学们纷纷报考中学，而我没有升学的可能，心里十分难受。母亲只考虑让我再上一年职业学校，以便将来在机关里做点文书之类的工作，便送我进国文专修班去读古文。我在那里学习了一年。读古文对于谋求职业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这时听说广东省无线电总台创办的无线电学校招生，不收学费，一年毕业后即分配在省内各电台当报务员。这对母亲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她马上送我去投考了。

入学考试我以第二名被录取，于是我这个14岁的孩子便与有些30岁以上的人是同学了。学习的是磁电学、无线电原理、英语、摩氏符号、收发报练习等课程。这些课程，我学起来毫不费力，竟能在月考、期考及毕业考试中全都得了全校第一名，赢得了“FIRST BOY”（优等生）的称号，因此毕业后被留在总台服务。我有了职业，能赚钱，又不离开家庭，母亲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对于我却不是幸福，不能升学，又不能学美术，使我陷于极大的苦恼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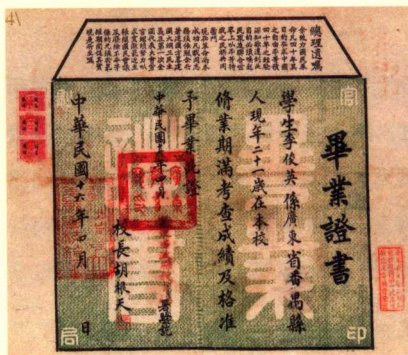
生活的苦斗

15岁当上了报务员，当我拿到工资交给母亲，看到她高兴时，我的心是感到甜蜜的。电台的工作是24小时值班制，每班6小时，四个报务员轮流守机。这样，我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点什么，当然最好是学习美术。机会终于来到了，1923年广州市创办了美术学校，开始考生。可是我能去投考吗？全日制的学校收有职业的学生吗？我要赚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能让我去学习四年吗？然而求学心切，我竟不考虑这一切，背着母亲去报名，果然被录取了。

首先我向电台说明真相，获得业余学习的许可，然后去说服母亲，但始终不敢向学校说实话，一怕学校开除，二防同学嘲笑。这样我便长期背起了一个精神包袱。我每天在电台值班六小时，尤其是值夜班后，再去上课，真足够累的了，但我决心苦读下去。

那时正是政治动荡，战事频繁的年头，常常一夜之间枪声四起。为了上班，必须冒险通过沿街的路障。我家住在城北越秀山麓，电台则在城南珠江东头的堤岸上，相距约有一小时的路程，经常是提心吊胆地往返跋涉。到了电台，繁重的工作压在身上，收发“十万火急”的电报直到天明。天亮后得不到休息，又要赶回学校上课，而且要掩饰着一夜工作的疲劳，装出和同学们一样的样子。于是，我在课室中不与同学们谈话，常选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摆下画架，便埋头画起素描来。就这样，一个青年几乎变成了世故老人。

到1924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可喜又可忧的事。这一年一些国家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作文化事业。广东省也分得了份额，于是组织了一个“赴日文化考察团”，由省内各大专学校选派代表参加。美术方面有一个名额，当然这个代表应由市立美术学校派出。我们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我竟被选上了。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我却甚是为难：我有职业在身（学校还不知道），能去吗？我若参加，电台能准假吗？若由此失业，母亲不是很伤心吗？若不参加，不是自曝隐情，学校能容我吗？这时我已经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认为人的前途是自己选择的，职业可以努力去争取，母亲可以设法去说服，而学业是不能抛弃的，美术是一生的事业



4\李桦20世纪20年代广州美术学校毕业证

5\麦绥莱勒来华，与李桦、黄永玉、王琦等在李桦家的西屋前合影。

更不能后退半步。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参加赴日考察团。

我向电台请了两个月假，各方面都应付过去了。初出茅庐的我，在日本增加了许多知识。我就是这样在各种矛盾中挣扎着，直到1927年毕业。

1928年母亲去世，姊妹都出嫁了，大哥在洋行里当个小雇员，家庭生活的难关大体上已渡过了。1930年，我与同班同学梁益坚结婚。我们有个夙愿，积蓄两人一年的工资，自费赴日留学。我们到了日本，她进了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我进了川端美术学校。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即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爆发了“反日救国”运动，我们当然也参加了。10月我们便回国了。

根本的转变

回国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活问题。大家庭的担子虽然可以撂下，而小家庭的生活却要自己来解决。怎样糊口呢？只得去上海，在一个海岸电台重操旧业。初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我十分不习惯，不到半年，我便辞职返粤。回去后，我在中学教了一年书。1933年回母校任教，生活才得到根本的转变。以后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原是在市立美术学校的西画科毕业，学的是油画。由于受到当时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我迷恋于“巴黎画派”，画的是马蒂斯画风。后来我读了些进步文艺的书，也接



6\和李可染、邹佩珠、王琦等在一起。

触了左翼文艺的理论，对于野兽派之类的画已经有所怀疑了。我读过鲁迅先生1929年介绍过来的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卢那卡爾斯基及普列汉诺夫的两本《艺术论》，又常读《语丝》《创造周报》《奔流》及《萌芽》等进步杂志。鲁迅提倡木刻的事知道了，上海刊物上发表的木刻也看到了，我在心中便逐渐提出了中国的美术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卢那卡爾斯基的《艺术论》中有一段话，当时给我很大的启发。它这样写道：“竭力美化民众的生活，描出为幸福和理想所照耀的未来，同时也描出现在一切可憎的罪恶，使悲剧的感情，斗争的欢喜和胜利，普罗美修斯的欲求，顽强的高迈心和非妥协的勇猛心，都发达起来，将人们的心和趋向于超人的热情的一般的感情相结合——这是艺术家的使命。”

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家的使命是非常崇高而伟大的，决不是只为自己描画美人和苹果所能达到的。我的艺术思想开始有了转变。

1934年益坚病逝。青年丧偶，给我很大的刺激。在痛苦中，我放下了油画笔而拿起木刻刀来。这年我25岁。

我懂日文，买了一本日文的版画技法书，自学起来了。这本书详细地



7\20世纪40年代 唐槐 纸本水墨 40 cm×27.5 cm



8\1957年10月与力群等人出访苏联。

叙述各种版画的制作方法，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一头扎下去，在半年中摸索着创作出木刻、铜版画、石版画、独幅版画达几百幅。于是，我在广州举办了一次个人的版画展览会。这是在广州第一次出现的版画展览，虽说不上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却引起了我教授的那二年级学生的浓厚兴趣。他们要求学版画，但在国民党训导主任控制下的学校，是不能开木刻课的。于是我便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课外学习，这便是“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简称“现代版画会”）。这个会的成员，除我外全部是学生。现代版画会的活动很积极，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广州搞起木刻运动来，开始时多少还是自发的。我1934年的木刻确实带有日本风，鲁迅一见便看出来。他在1934年12月28日复我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先生的木刻成绩，我以为极好，最好要推《春郊小景》，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刻家争先……”这自然是溢美之词，但可以看出当时我的艺术思想和木刻风格，还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趣味，与当时上海左翼木刻相比是有一定距离的。经过鲁迅先生的谆谆教导、上海左翼木刻的影响和自己的学习及艺术实践，我很快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走上木刻运动的最前列了。这就是根本的转变。

1982年10月18日

原载于《人物》1983年第1期



1963年 春风又绿江南岸 木版套色纸本 27 cm x 40 cm

我与木刻艺术

李桦/文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代在变，思想在变，我也在变。在艺术上，我从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我从画油画转到刻木刻，而且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美术战士。

我出生在广州的一个破落商人的家庭。据说祖父弃农经商，成了城市的暴发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那个封建大家庭的“福气”，我一点也没有享受到。我父亲既没功名，又不会经商，更不能肩挑背负以谋生活。他分得了一份薄产，一家七口，坐吃山空。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道已经破落得朝不保夕了。我自小即爱读书、画画，自恨没出生于书香之家，不能满足求学的要求。我生性内向、沉默寡言，在家里常感到十分孤独。高小毕业后家庭已无力供我升学了。为了维持家计，我15岁时便被迫去无线电台当报务员。虽然获得一份微职，但决不是我的志向。我时常怀着找机会求学的念头，忍受着生活的折磨。所以，当我知道广州市成立不久的市立美术学校招生的消息时，便不顾一切，瞒着家人去投考，可幸被录取了。这时我才16岁。尽管父母知道后竭力反对，我还是不退让、独力奋斗，从此过着刻苦的工读生活。这样坚持了四年，直到毕业。由于独力奋斗而得胜利，我打开了进入美术领域的大门，但肉体却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踏入美术之门，再往前走，马上就会遇到许多岔路。要做个怎样的艺术家的问题，很自然地便闯入我的脑际来了。我学的是西画，老师是留洋的，耳濡目染的都是些西方的美术，所接受的也是西方模式的美术教育。在我这个初出茅庐、好标新立异的青年人的心目中，全为当时风靡一时的所谓“巴黎画派”所占有，这是毫不足怪的了。但是我爱思考，觉得我国近百年来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国耻。中国不同于外国，中国人不同于外国人，我们怎能盲目模仿西方的艺术呢？从美术学校毕业后，我对“巴黎画派”产生了怀疑，随之而来的苦闷的心情与日俱增。最终，我断然离开了老师指引的道路，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